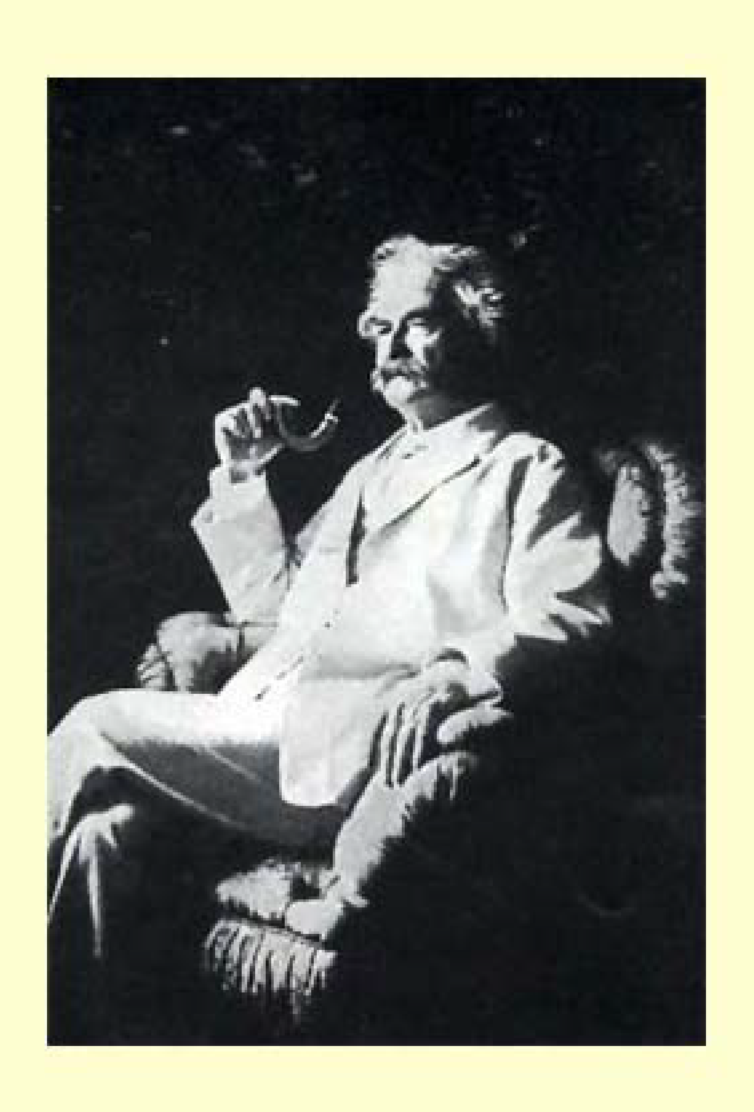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THE
MILLION POUND
NOTE
百万英镑
COLOUR BY TECHNICOLOR
COPYRIGHT MCMLIII BY GROUP FILM PRODUCTIONS LIMITED
美国 马克●吐温



百万英镑

〔美〕马克·吐温　著

李丽娟　译

前　　言

马克·吐温(1815—1910)美国进步讽刺小说家。生于密苏里州一地方法官家庭,收入微薄,生活困苦。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开始独立劳动生活,曾做过印刷所学徒、送报人、排字工人、水手和记者等。

马克·吐温创作历时五十年。他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揭露和批判了美国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包括种族歧视,虚伪道德、金钱至上等。代表作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等。

《百万英镑》是马克·吐温的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它描绘了美国的一个小办事员出海游玩,迷失了方向,有幸遇救,随船来到英国伦敦。他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两个富有的兄弟给了他一张一百万英镑的钞票,并以他在三十天内凭这一百万英镑能否活下去打赌。小说的结尾,小人物不仅活过了三十天,并且利用这一百万英镑发了一笔财,还获得了一位小姐的芳心。小说通过小办事员的种种“历险”嘲弄了金钱在资产阶级社会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作用。

作者用漫画笔法勾勒了不同人物在“百万英镑”面前的种种丑态,幽默滑稽,趣味横生,宛如一幅世态讽刺画,令人忍俊不禁。

一九九九年六月

二十七岁的我，深谙证券交易的规则，对此项业务可以说是得心应手。而那时，我的职业是旧金山一个矿业经纪人手下的办事员。在这个世界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的我，所能仰仗和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聪明头脑和毫无瑕疵的声誉。然而我所具备的这些优点已经能让我在社会上安身立足，有机会的话，我或许还会成为命运的宠儿，交上好运呢。所以对于自己的远大前程我还是充满信心的。

每逢到了星期六的午餐以后，时间就由我本人来支配了，按照以前的习惯，我通常都在海湾里的那些游艇上度过这段时光。一天我没留神就将船开出去太远，最终在大海中飘荡。那时恰好已是黄昏，我差不多要不抱任何获救的念头之时，一只双桅帆船救了我，这只船的目的地是伦敦。那次航行可真是漂洋过海，路途迢迢，并且沿途风浪惊人，船上的人将我当做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水手来使唤，让我用干活来补偿这次航程的费用。到伦敦上岸之时，我不仅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更重要的是我的所有财产就只剩下口袋里那一元钱了。这一元钱成了我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夜吃住的来源。在这之后的一天一夜中，我过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次日早上十点钟左右，我由于腹中空空，饥饿难忍，正步履蹒跚地走在波特兰路上，一位保姆带着一个小孩恰巧从我身边经过，那孩子将一只刚刚吃了一口的汁多味香的大梨随手抛进了臭水沟中。毫无疑问，这梨子让我无法再走了，我站在那儿，眼中带着抑制不住的欲望一动不动地看着那臭水沟中的美味。我对着它，口里是垂涎三尺，空空的胃也在呼唤着它，我所有的生命都在盼望着它。然而每当我伸手要去将它捡回来之时，从身边

经过的人总是知道我想要干什么。无奈之中，我自然是将身子板得直挺挺的，脸上流露出什么事都没有的表情，似乎我压根儿就没对那只梨动过什么念头。这情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我一直没办法将那只梨据为己有。直到最后，我忍无可忍了，正筹划着豁出去了，不管什么面子、什么人的眼光，冒险将梨捡起的时候，突然间，一扇窗子被打开了，里边的一位先生对我大喊着：

“请到屋里来。”

我被一个穿着打扮颇为气派的仆人带进屋，将我领到一个装饰得很漂亮奢华的房间中，有两位年纪较大的绅士在那儿端坐着。他们请我落座，并将仆人支开。他们刚刚用罢早餐，一瞧见还剩下的那些残羹冷炙，快饿晕了的我差一点就把持不住自己了。在那些诱人的饭菜面前，让我维持尊严、恪守规矩实在是难上加难，然而主人未发话请我吃一点，我无奈也只得拼命地克制住不断涌上来的想吃的欲望。

有一件事在那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然而我对于这事却是毫不知情，直到经过了好多日子之后才知晓原委。如今我正在思量着将这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你听。那两个人是兄弟俩，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情绪特别激动的辩论，结果是双方最终决定以打赌的方法来验证谁是谁非，英国人处理问题向来都喜欢用这种方式。

可能你的脑海中还有那么一点印象，有一次因为要和某国进行一项公家之间的贸易，这可是专门用途的交易，英格兰银行特地印制发行过两张面额为一百万镑的钞票。然而，后来不清楚为何，两张百万英镑的钞票中只有一张被使用并注销了；另一张一直在银行的金库中安安稳稳地躺着。这兄弟俩在一次聊天中猛然冒出一个猜想，要是有一个待人诚恳而又有才智的人流落在伦敦街头，他孤身一人，无亲无故，身上除去那张一百万镑的钞票外，别无它物。可他又无法拿出证据向人们表明这张钞票是自己的，这种情况下，他会有怎样的经历、遭遇呢？哥哥认为他肯定会因饥饿而亡；而弟弟则不以为然。哥哥说他这张钞票无论是

在银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他都没办法花掉它，只要他一拿出它来，就立即会被抓起来。就这样他们俩没完没了地争论着，最后弟弟声称他心甘情愿以两万镑做赌注，他坚持不管怎样那个人都能用那张一百万的钞票活过三十天，而且也不会有牢狱之灾。哥哥愿意以此为赌注。于是弟弟就去银行将那张钞票换到手。你瞧，英国人做事就是这样：无所畏惧。之后在他口述下写了一封信，他的一个书记员用流畅优美的字体把信写出来。接下来，兄弟俩都在窗口那儿静坐守候，盼望能出现一个符合条件的人，以便将信交给他。

有很多看上去诚实可靠的人从他们的眼前经过，然而这些人都谈不上有才智；此外还有很多尽管不乏才智，可看上却无法让人信任；还有一些人符合这两样要求，然而长着那张脸的人却不是身无分文的人，再者就是的确是身无分文的人，可并非来自外地。总之是有一些不足之处，最后我现身于此，于是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们俩一致赞同我是符合要求的，所以我成了他们选中的人，接下来我就在那儿静候着，我试着搞明白他们将我叫进屋的原因。他们随后问了我的一些事情，打听我本人的经历，没多大一会儿我的所有事情他们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最后他们对我说，我的条件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我回答说我打心底里激动快活，然后向他们询问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事。随后他们兄弟俩中的一个给了我一个信封，并对我说，我想知道的信里写得清清楚楚。我刚想拆开信看看清楚，可他说不可以，他让我把信带回住处慢慢瞧，一定不能漫不经心，可也不必着急。我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想跟他们再详细地聊一聊这件事，但他们却干脆拒绝。没办法，我只好辞别了他们，内心中觉得受到了冤屈，觉得被人戏弄。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做着一件拿人开心的事，专门将我当成他们的嘲讽对象，可我呢，却毫无办法，只得承受。原因就在于我那时处在那样的境地之中，对掌握权势的人的戏弄是没办法表达我内心的愤慨的。

这会儿我原打算去将那只梨捡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吞掉它，但是梨却不见了。由于这件不走运的事让我没有了一份吃的，一念及于此，我对那两个人就更无好印象。我一来到瞧不见那所房子之处，就拆了那封信，没想到里面竟然有钱，说实在的，这让我对那两个人的印象马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一秒钟也没浪费，将信和钞票向衣服兜里一放，马上快步跑到离我最近一个便宜的餐馆里去。哎，我是怎样吃的呀！后来当我的胃再也盛不下食物的时候，我将钞票掏了出来，打开来瞧了一眼，差点儿将我吓晕过去，竟然有五百万元[1]，哎，这回可真是让我的脑子转个不停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儿，盯着那张票子的眼睛动也不动，足足过了六十秒才回过神来。接着第一个出现在我眼前的是餐馆老板。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钞票，也愣在那儿。他全部的精神都集中于此，钦佩艳慕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瞧他的神态，似乎是手足都被束缚着无法动身一样。我想出个主意，采用仅有的能够过关的方法。我将那张钞票递到他的眼前，漫不经心地说道：

"麻烦你结账吧。"

这回他清醒过来，一个劲儿地讨饶，宣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找开这张钞票；我使劲地将票子放到他手里，可他却连摸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他特别喜欢打量它，就那么不停歇地打量着，似乎不管打量多长时间他都无法满足一样。然而他却躲着它，没胆子去摸一下它，仿佛这张钞票充满神奇、凛然不凡，让人同情的普通人即便是碰一下也不可以似的。我说：

"给你带来麻烦，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是我麻烦你一定得拿出个方法来。麻烦你找一下吧；除此之外，我是分文皆无了。"

然而他回答道那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很高兴能将这笔不值得一提的饭费记个账，以后再付。我告诉他或许好长时间我都不

① 五百万元：当时一英镑等于五美元。

会来他这儿;他又表白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会无怨无悔地等下去,并且要是我喜欢的话,不管想吃什么,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吃,接着欠账,不管多长时间都没问题。他还声称他对自己很有信心,还没到由于我天性中的幽默在外表上特地和人们打马虎眼,就没胆量相信像我这样一个家财百万的富翁。此时又有一位客人进了餐馆,老板以眼色让我将那张怪东西放好,接着他毕恭毕敬地一直送我到门口。我一出来就直接来到刚才的那所房子,想找到那兄弟俩,目的是想把前不久的那件错事改正过来,并请他们助一臂之力将这个问题处理好,防止警察搜寻我,将我逮捕。我真的有些心神不安,实际上,我内心恐惧之至,尽管这事肯定是不能将错都推在我这儿。然而,对于人们的秉性我很熟悉,明白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将一张一百万镑的钞票错认为是一镑的而施舍给了一个无家可归之人的时候,他们对那个被施舍的人就会怒火中烧,绝不会按正常的情况去责备自己的眼神不济。当我一点点靠近那房子之时,我内心的躁动逐渐安静了,原因在于房子里悄无声音。这让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错误还未被他们觉察。我按响了门铃。出来的仆人仍旧是刚才的那个。我告诉他我希望见见两位先生。

“他们旅行去了。”这回答中带着不可一世的傲气与漠然,这语气和这个家伙所担任的角色一模一样。

“旅行去了。去什么地方了?”

“出去游玩了。”

“但是去了哪儿呢?”

“我猜可能是去大陆了吧。”

“去大陆了?”

“对,先生。”

“往哪个方向走了——走哪条路?”

“这我真是不知道,先生。”

“他们何时才回到这儿呢?”

“三十天，他们说的。”

“三十天！天呀！这下麻烦了，劳驾你替我拿个主意，想法让我能写封信给他们。这事真的是特别重大的呀。”

“我真的是无法可想。我压根儿就不清楚他们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先生。”

“那就必须让我见见他们家的人，不管是哪一个。”

“家中人全都出门了；有好几个月了——我猜可能到埃及和印度了吧。”

“伙计，现在有一个天大的差错呀。到天黑下来他们就会返回的，麻烦你向他们转告一声，行吗？就告诉他们我来过这儿，并且会不断地再来拜访他们，直到将那个差错改正才停。你告诉他们别太担心。”

“如果他们回来的话，我肯定会转告的，但是据我推测他们不可能回来了。他们曾告诉我在一个小时之内你一定会回到这儿询问些事情，让我一定对你说，所有的事都会解决，到时他们会分秒不差地回来恭候你。”

无奈，没办法的我只能是取消原来的计划，从那儿走了。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真的快精神崩溃了。他们会“分秒不差”地回来。这是意味着什么？啊，或许那封信会告诉我谜底吧。我差点把它给抛之脑后了，因而就把它取出来瞧。信上写着：

你是个值得信赖和有头脑的人，这是从你的相貌上瞧出来的。我们暗地里猜测你不是本地人，而且身无分文。信里有一笔钱，它是借给你的，不计利息，以三十天为期。到时你到这里来交账。我拿你打了一个赌。要是我获胜，在我的任命权范围内，无论何种职位你都能拥有——也就是说，只要你可以拿出事实来表明你本人的确熟练掌握并能出色完成的职务，你都可以担任，不管是哪一种。

这封信落款空无一字。署名、地址、日期都没有。

天哪，这回真是碰上烦心事了！这会儿你明白这事情的前因后果吧，然而当时的我却毫不知情。它对我而言实在就是一个深得不能再深的、黑漆漆的摸不着头绪的谜。我根本就不清楚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也不清楚他们是故意捉弄我，还是真的仗义相助。因此我来到公园，坐下来打算好好思量一下这个谜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且也仔细筹划一下我到底该如何应付。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通过仔细思考得出下面这样的一个结论。

或者那两个人对我心存善念，或者是居心不良，这我无从得知——也就不去管它了。他们要么是玩一个游戏，要么是设下一个陷阱，不然就是进行一个测试，总之就是如此。内容到底有些什么？没法知道——不去管它了。他们以我下了一个赌注，至于这其中是如何赌的，琢磨不透——不去管它了。猜测不出来的部分就如此化解了；然而这个问题的剩下部分的用意却是一望即知、毫无困难的，甚至称得上是毋庸置疑的。要是我请求英格兰银行将这张钞票转入它主人账户上，他们会照此更换的，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尽管我不清楚。但是他们肯定会问这张钞票是如何到了我的手中的，要是我不据实说，他们肯定会将我送入监狱。要是我想以这张钞票无论在哪个地方存入银行，或者以它去做抵押物借钱，所带来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因此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得每时每刻地将这个天大的重担带在左右，直等到那兄弟俩来为止。对我而言，这张钞票是一点儿用也没有，就如同是一把灰那样毫无用处，可是我却不得不将它认认真真地看管好、保存好，而同时自己却必须以乞讨过活。就算是允许我将它分文不取地送给其他人，那也是枉费心机。原因在于不管是忠厚的农民或是打家劫舍的盗匪无论如何都不会接纳它，或是和它有何来往。那兄弟俩是平安无事的。就算是我把钞票弄没了，或者用火烧了，他们仍旧是一点儿危险也没有，因为他们能通知银行不

予兑付，银行立刻就能使他们拥有权利。而我呢，却必须受整整三十天的活罪，没有报酬，也没什么好处——不然就是我能助人家一臂之力，帮他在赌局中获胜（无论以什么为赌注），从而拥有人家向我允诺的那个职位。我肯定是希望获得那个职位的了；在他们这种人任命权范围之内的职务必定都是很有干头的。

因此我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设想着那个职位。我的思绪四处飘散，渐渐高飞。不用问酬劳肯定少不了。还有三十天就上任，从此以后我就一切顺利了。所以在这一转眼之间，我立刻有种喜上眉梢的感觉，笑逐颜开起来，此刻我又开始在街头闲逛。一下子就瞧见了一个服装店，一阵很强的愿望涌现了脑海，我实在是想将这身破烂不堪的衣服扔到一边，使自己再次能穿得体体面面。我能买得起新装吗？不行，我身无别物，除了那一张一百万镑钞票。因而我不得不控制着自己，让自己远离服装店。但是没多久我又转回到这儿。那种念头毫不留情地翻腾在我的脑中，让我欲罢不能。在这场让人颇为动容的较量中，我肯定是在那家服装店的门口来回往复了有六次之多。终于我投降了，我只能这样。我向他们询问是否有因为做得不合适而顾客不要了的衣服。我问话的那个人连个声也没出，仅仅是朝另一个点头示意。我来到他所指的那个人那儿，他同样是没吭声，只是又点了下头让另一个招呼我。我走向那个人，他说：

"一会儿就好。"

我等着，直到他将手边的事都弄好，才带着我来到后面的一个屋子，拿下了一大堆被别人拒绝的衣服，而且还选了套最差劲的递给我。我试了试，衣服不合适，更可气的是根本就谈不上体面，可这是新的，我非常希望能将它拥为己有；因此我一点也没挑拣，只有嗫嗫嚅嚅地说：

"麻烦你们行个方便，能让我过些天再来交钱，我身上一点儿零钱都没有。"

那个家伙露出一副特别势利鄙薄的神情，说："依我瞧你这

种有钱人身边只能有大票子的。”

这真让我愤怒不已了，因此我说道：

“伙计，你可千万不要只通过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衣着就来猜测他的身份。这身衣服我肯定付得出钱，但我只是不想让你们为难，担心你们找不开一张面额大的钞票而已。”

一见我这么说，他的态度略微改善了些，可是他依然有些装腔作势地端着架子答复我：

“我并不是存心找麻烦，不过如果你不客气，那我却要先说明白，像你这样毫无根据地猜测，觉得我们无法找开你所说的巨额钞票那真是杞人忧天。正好相反，我们能找开！”

我递给他那张钞票说道：

“噢，那太棒了；是我不对。”

他笑容可掬地拿了过去，那种笑是堆满了整个面孔的，其中包括折纹、皱纹和螺旋纹，与你向水中扔了一块砖的地方差不多；随后在他看了一下那张纸币时，这种笑就立刻僵在脸上了，死了似的，仿佛你所见到的维苏威火山边上那些小块平地上的水纹状的、到处都是蛆虫一样的大片的熔岩似的。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过什么人的笑容如此尴尬而且呆在那儿，那人握着钱在那儿站着，始终是那种样子，经理连忙跑过来，瞧瞧发生了什么事，他情绪高涨地问：

“嗨，出了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没办妥吗？”

我说：“没什么问题。我在等他找零头。”

“行啦，行啦；托德，立刻给他找钱；别磨磨蹭蹭的。”

托德答道：“给他找钱，说得倒轻松哩，先生；不过还是先请你亲自过过目吧。”

经理看了一下，高兴地吹了一声口哨，接着猛地钻进那一堆卖不出的衣服里，东挪西挪地找，同时始终情绪高涨地说着话，仿佛在自言自语一样：

“把这么一套不适合的衣服介绍给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富翁！

托德真是个笨蛋——天生的笨蛋。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把所有的有钱人都弄走了，这是由于他看出来一个人是大富翁还是流浪汉，而且始终是这样。啊，我想找的那一套在这儿哩。请您脱了您的衣服吧，先生，把它烧了吧。请您给点面子穿上这件衬衫和这套衣服；很合身，太棒了——又朴素，又体面，又别具一格，几乎就和一个公爵穿的一样考究；这本是一位外国亲王要的——您可能知道他哩，先生，就是哈利法克斯公国的王子；由于他妈妈重病缠身，他不得不把这套衣服存在我们店里，另外又订制了一套丧服——不过后来他妈妈活了下来。但是这都没什么，我们无法让所有事情始终按我们……我是说，始终按他们……哈！裤子很好，对您来说太适合了，先生，简直太棒了；再套上背心；哎呀，又非常好！再穿上衣服——我的上帝，您看吧！的确无可挑剔——太合身了！我一生还没做过这么完美的衣服哩。”

我也说不错。

“您说得一点不错，先生，您说得一点不错；这可以先对付着穿一下，我保证。不过您稍后再看我们按您的身材做出来的衣服的质量。哎，托德送点儿纸和笔来；利索点儿。腿长三十二，”——一切等等。我还没有机会说出一句话，他已经为我量完了尺寸，同时命令加班加点地制做晚礼服、便装、衬衫，还有别的东西。后来我有了说话的时间，我就说：

“不过，先生，我无法买这些衣服呀，除非你可以让我始终欠账，否则你可以找开这张钱也可以。”

“始终！这两个字还不能充分表达，先生，还不能充分表达。您得说永远永远——那才行哩，先生。托德，马上把这些衣服做好，送到这位先生家中，绝对不能晚了。让那些小客户们稍候一下吧，记好这位先生的地址，后来……”

“我马上换地方了。我过几天再告诉你们新地址吧。”

“您说得一点没错，先生，您说得一点儿没错。您稍候一下——我陪您出去，先生。好吧——回头见，先生，回头见。”

哈，你清楚打这儿以后要出现什么事情吗？我就这么顺其自然，下意识地去各种地方购置我用得着的每一样东西，总是让别人找零头。不到一周，我将所有用得着的贵重物品全买好了，而且搬到汉诺威广场一家高贵的豪华旅馆安顿下来。我在那儿用餐，不过我仍然到哈里士小饭馆用早餐，那就是我刚开始凭借那张百万英镑吃了第一次饭的店主。我马上就让哈里士发了财。到处都传开了，人们都清楚有一个怀里有百万英镑的外国怪人来过这儿。这就行了。以前仅仅是个不出名的、坚持一天是一天的、艰难糊口的小生意，这回可大名鼎鼎了，客人多得招呼不过来。哈里士十分感激我，总是极力把钱借给我用，让人难以拒绝，所以我尽管没有什么钱，不过我总是有钱用，仿佛大富翁和大人物似的生活。我觉得终有一天会被识破，不过我既已到了水中，就只好游过去，不然的话就会性命不保。你瞧，当时我的处境本来仅仅是一真正的闹剧，不过就是由于有了那种迫切的大祸临头的威胁，却让事情具有严峻和悲剧的因素。每到晚上，夜幕降临，悲剧因素就浮上来，始终告诫我，逼迫我；因此我就只有呻吟，在床上滚来滚去，无法入睡。不过一到令人兴奋的白天，悲剧因素就慢慢不见了，因此我就十分自得，几乎可以称得上高兴到糊里糊涂、不分黑白的程度了。

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由于我已经是全世界最大城市的名声显赫的人物之一了，这让我感到骄傲，并不仅仅是略微有这种心理，而是难以自制。你随手拿起一种报纸，不管是英国的，苏格兰的，还是爱尔兰的，始终会看到其中有一两个地方说起那个“怀揣百万英镑的人”和他近来的活动和发言。开始这些说起我的地方，我始终被放在“人事杂谈”栏目之后；接着我被放到了爵士之前，随后又在从男爵之前，随后又在男爵之前，就这样，伴名气的增长，地位也渐渐上升，直到我到了顶峰，就始终待在那儿，位于所有王室之外的公爵之前，除了全英大主教，我比其他的宗教界人物都要显赫。不过你要留心，这还称不上什么名誉；截止

目前，我还仅仅是折腾得家喻户晓而已。接着就碰到了无法超越的幸运……可以说是仿佛得到了军功章一样——于是刹那间，就把那容易消灭的铁渣一样的坏名声一下子充成了万古不变的黄金一般的好名声了：《谐趣》杂志[1]刊出了和我有关的漫画！不错，我目前是个大名鼎鼎的人；我的地位已经得到承认了。免不了还有人用我取乐，不过玩笑之中却带着一些敬意，不那么大胆、那么没礼貌了；也许仍有人朝我投来些微笑，却没有人在我面前哈哈大笑了。做出那些行为的日子已不复存在了。《谐趣》把我描绘成一个衣衫褴褛的家伙，和一个伦敦塔[2]的哨兵做一件小买卖，正在谈价钱。嗨，你能够猜测出那是一种什么情形：一个岁数尚小的年轻人，以前一直默默无闻，眼下刹那间，顺口说了一些话，立刻就会有人记下来，四处传；无论去什么地方，始终会发现人们相互转告："他就在那儿，是他！"用早饭时，他总是有许多人围观，一进入歌剧院的包厢，就有招引全场观众的注意。嗨，我真是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荣耀中——的的确确就是那种情形。

你清楚吗，我甚至还保存着我那套褴褛的衣服，随时穿它外出，以便体会一番以往那种买小东西的快乐。如果有人看不起我，我就取出那一张百万英镑，把欺负我的人吓得魂不附体。不过我再也不能这么干了。杂志已让我的那副打扮家喻户晓了。我刚穿好到外边去，立刻就让人发现了，而且有许多人跟在我身后；要是我想买什么东西，摊主还没等我取出那张百万英镑，就立刻同意赊给我全部东西。

大概在我声威大振的第十天，我就前去拜望美国公使，用来履行我对祖国的义务。他用十分得体的热情招待了我，怪我不该这么晚才来，而且声称那天晚上他要搞一个宴会，正巧有一个客

---

① 《谐趣》杂志：创刊于一八四一年，英国著名幽默插画杂志，有人曾译为《笨拙》。

② 伦敦塔：从前是一个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监狱。

人由于生病无法前来，我惟一可以让他原谅的办法，就是顶替那个客人，前来赴宴。我欣然接受了邀请，接着我们就开始聊了起来。由谈话中我才清楚他和我爸爸自幼就是同学，后来一起进入耶鲁大学，一直到我爸爸亡故，他们一直交情不错。因此他让我一有时间，就来他家；这我肯定是十分高兴的。

实际上，我真的十分愉快。如果有什么不测，他可能还有什么路子能拯救我，使我不至于丢了性命。我也不清楚他有什么方法，不过他也许可以想出办法来。目前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不敢完全向他坦白我的秘密；我在伦敦碰到这种情况，假如在当初就碰到他，我会立刻向他坦白的。不行，目前我无论如何也不敢讲了；我已经卷入了激流；这是说，发展到不敢毫无防备地和这样一个刚刚认识的朋友坦白的地步了，尽管按我本人的观念，我还没有达到不可挽回的程度。这是由于，你清楚吗，我尽管借了不少钱，却还是谨慎地不让它超出我的财产——我是指不超出我的工资。当然我无从得知我的工资到底有多少，不过有一点我是很有把握猜测得出的，那就是，要是我胜了，我就有随意选择那个富翁的权力范围内的任何工作，只要能称职……而我又肯定是可以称职的；关于这一点，我十分坚信；我的运气一直不错，关于和别人打赌，我也信心十足。提起工资，我猜测每年六百到一千镑；就算它第一年六百镑吧，以后每年都会递增，一直到最后我的能力得到了肯定，总能挣到一千镑。现在我欠的钱仍仅仅和我第一年的工资差不多，每个人都准备借给我钱，不过我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大部分人；因此我欠的钱才仅仅三百镑现款，剩下的三百镑是生活费和买东西欠下的。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小心和简朴，我第二年的工资就可以让我过完这个月剩下的几天，而我真是准备加倍小心，决不浪费。只等我过了这个月，我的老板外出回来，我就什么也不担心了，这是由于我立刻就能用两年的工资来还债，而且马上开始上班。

那天晚上的宴会很高兴，总计来了十四个人，寿莱迪奇公爵

和夫人，他们的女儿安妮—格莱斯—伊莲诺—赛勒斯特——等等等等，以及德·波亨夫人、纽格特伯爵和夫人、奇普赛子爵、布莱斯凯爵士和夫人，还有几个没有爵位的男女客人，公使和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他女儿的一位挚友，名叫波霞·郎汉姆，是个二十二岁的英国女子，我迅速地喜欢上了她，她也喜欢上了我——我不戴眼镜就发现了。还有一个客人，是个美国人——不过我弄混了故事的前后顺序。人们正在客厅中等候入座，一边漠然地看着来晚了的客人们，此刻佣人又报告一位来宾：

“劳埃德·赫斯丁先生。”

与主人寒暄之后，赫斯丁立刻看到了我；他亲切地递过手来，一直朝我走来；当他正打算和我握手时，猛地站住了，神情尴尬地说：

“抱歉，先生，我还觉得和您见过面哩。”

“啊，你肯定见过我，老朋友。”

“不，难道你是——是——”

“怀揣百万英镑的家伙吧？是的，完全正确。你放心称呼我的外号，不用回避；我已经听多了。”

“哈，哈，哈，这实在让人捉摸不透。有一两次我发现你的名字与这个外号写在一块儿，不过我以前没有料到人们所说的那个亨利·亚当斯居然是你。嗨，你在旧金山为布莱克·哈普金斯工作，仅靠挣些工资，到眼下还不满六个月哩，当初你为了多赚点钱，就不顾一切地加班，协助我整理和校对高尔德和寇利扩展矿山的计划书和统计表，没料到你竟然会来伦敦，变为一个大富翁，而且名声显赫！嗨，这实在是《天方夜谭》一般的传奇。朋友，这让我难以置信，难以明白，让我冷静一下，以便让我的思维恢复正常吧。”

“不过实际上，劳埃德，你的处境也很好呀。我也不清楚其中的原因呢。”

“哎呀，这实在是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对吗？嗨，我们两个

前往矿工餐厅的那一次，到现正好是三个月，那次我们……”

“错了，是迎宾楼。”

“是的，是迎宾楼；半夜两点到的，我们不顾一切地整理了六个小时文件，才前往那里啃了一块排骨，喝了杯咖啡，那时我准备建议你和我一块来伦敦，并且主动地要为你去请假，还承诺包你所有费用，如果生意做成了，我还要给你分些钱；不过你没有答应，说我会失败，你说你没有时间，无法中断工作，当回来时不清楚要用多久才能理清头绪。不过目前你却来这儿了。这太令人吃惊了！你到底是怎么来的，你怎么会有这种难以捉摸的好运呢？”

“啊，那仅仅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说起来可得费很长时间——几乎能写一部传奇小说了。我会向你坦白一切的，不过眼下不行。”

“何时？”

“月末。”

“那还有半个多月呐。让一个人猜这么久，这也许太残酷了。一周行吧？”

“不行。将来你会明白的。不过你的生意进行得如何？”

他兴高采烈的样子一下子不见了。他出了一口气，说道：

“您简直是个名符其实的预言家，霍尔，名符其实的预言家。我当初实在不该来。眼下我实在不想提这件事。”

“不过你无论如何也要说。我们离开这儿的时候，你一定要和我一块儿离开，今晚就在我那儿住一夜，原原本本地说说你的经历。”

“啊，我没听错吧？你是出于诚心吗？”

他眼中含着泪水。

“没错，我要知道所有事情，从头至尾的。”

“我实在是太感动！我在这儿亲身体验过所有人情世故之后，没料到又可以在其他人的话语中和双眼中看到对我和我的

遭遇的深切关怀——上帝呀！我甚至想拜倒在你的脚下！”

他用力抓住我的手，精神振作起来，之后就高高兴兴、情绪饱满地准备入座——但是酒宴还没有开始哩。不行；老毛病又犯了，那就是按那可恨的英国惯例总是会出现的事情——排位问题无法解决。因此就无法开席。英国人赴宴时，一般都是先吃了饭再动身，这是由于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所要碰到的麻烦；不过哪个人也不会对一个外行的人说明，所以外行人就毫无戒备地陷入了围境。当然这一次没有人中计，这是由于我们都有过赴宴的经验，除了赫斯丁之外，都是身经百战的人物，而他又在公使邀请他时听公使讲过，为了顺应英国人的风俗，他根本没有准备什么酒席。所有客人都有一个女客陪着，排着队来到餐厅中，因为按规矩是要这么做的；不过在这儿开始变就有了分歧。寿莱迪奇公爵要显出自己的身份，要坐在首位，他声称他比公使还显赫，因为公使仅仅代表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王国。不过我坚持自己的权利，绝不后退。在杂谈栏中，我的排名比王室之外的所有公爵都靠前，我抓住这个证据，要求坐在他前面。我们尽管吵得不可开交，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接着他就不顾一切地用他的家世和祖先来显耀一下，我估计他最有力的依据是征服王①，就用亚当② 来对付他，我声称自己的祖先是亚当，从我的姓就能够看出来，而他仅仅是个支系的，这能从他的姓和晚期的诺尔曼血统得到证明；然后我们又排着队回到客厅，在那儿站着吃——一沙丁鱼，一份草莓，客人们自己组合成一组，站着吃。这儿的排名问题显得不那么明显；两个最有身份的客人丢了一个先令来赌，胜者先吃草莓，负者获得那个先令，接着下面的两个人又赌，再到下边两位，按顺序往下推。用过食物后，桌子搬来了。我们大家一

---

① 征服王：一〇六六年诺曼第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之后，号称“征服王威廉第一”，这是指那位公爵暗示他是威廉的后人。

② 亚当：《圣经》上所说的人类祖先。

块玩克利贝[1]，六个便士一局，英国人玩牌从来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要是不赌钱——他们倒不在意胜负——他们就置之不理。

我们玩得实在是高兴；高兴的当然是我们两个人——郎汉姆小姐和我。我几乎让她弄得神志不请，手中的牌一到两个顺以上，我就弄不明白，计分到了头也总是发现不了，又由外面的一排开始。本来是每一把都会输的，多亏那个姑娘也是如此。她的心情和我完全一样，你清楚吧；因此我们俩总是玩个不停，也没分出胜负，也一点没有考虑那是什么原因；我们只清楚我们都非常高兴，别的我们都没注意，而且还不希望有人干扰。我索性跟她讲——我的确告诉她了——我说我喜欢上了她；她呢——哈，她十分腼腆，甚至头发也红了，不过她喜欢听我说的话；她自己告诉我的。啊，一生没有像那天夜里那么高兴过！我一到算分时，总是添上一个尾巴；她算分时，就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查起牌来也和我相同。嗨，我就算是讲一句“再加两分”，也要讲一句：“嗨，你真美！”接着她就讲：“十五点得两分，再十五点得四分，还有一个十五点得六分，再来一对加八分，又添分就是十六分——你真这么认为吗？”——她由眼睫上面看了我一眼。你清楚吗，的确美丽，的确可爱。啊，那真是太难以形容了！

不过我对她真心实意；我对她说，我就是一个穷光蛋，惟有她听人们传得神乎其神的那张百万英镑，而那张钱又不属于我。这可让她十分好奇；接着我悄悄讲下去，把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了她，这几乎让她笑得喘不上气来了。到底她认为有什么可乐的，我真是想不明白，不过她一直笑个不停；每过三十秒，就会有些新的情节让她笑个没够。我就只好过一会儿再接着讲，以便她有时间恢复安静。啊，她几乎笑得难以自制了——的确；我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笑法。我是指以前一直没有看过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人的痛苦、伤心、难过的故事——居然会让人产生那种

① 克利贝：一种纸牌游戏。

反应。我看到她在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兴奋的时候，竟如此高兴，所以就更加喜欢她了；你明白吗，按当时的形势看来，我可能很快就需要这样一个太太哩。当然，我跟她讲了，我们仍要等两年，要等我的工资还完了欠款之后才可以；不过她对此毫不在乎，她仅仅盼望我在花钱时越谨慎越好，绝对不能花得太多，一点儿也不要挪用我们第三年的工资。接着她又开始觉得有些烦躁，担心我们是不是弄错了，把我头一年的工资算得太多了。这真的十分有道理，多少让我失去了一些信心，心中不像过去那么胸有成竹了；不过这让我产生了一条妙策，我就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波霞，亲爱的，到时候我去拜望那两位先生，你乐意和我一起前往吗？”

她有些害怕，不过她说：

“不—过—可—以；如果我和你一起前往可以让你勇敢些。但是——那到底好不好呢，你认为？”

“啊，我也不清楚到 好不好，——实际上，我担心那真的不合适；不过你要清楚，你去和不去，影响很大，因此……”

“那么我就答应去了，无论它好不好，”她显出一副可爱和痛快的神态，说道，“啊，我一考虑到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实在是太愉快了！”

“你认为有用吧？哎，那都是依靠你呀。像你这么美丽、可爱，有你陪我一起前往，几乎能将工资的要求增加很多很多，肯定让那两个好老头儿倾家荡产还难以回绝哩。”

哈！你真应当发现那通红的血色涌到脸上来，愉悦的双目中透出飞扬的神采啊！

“你这只会拍马屁的坏蛋！你讲的都是假话，但我仍然和你一道前往。可能会给你一个警告，让你不要希望别人也像你这么看待人。”

我的疑问还有没有了呢？我的信心增强了吗？你能用这个事实来证明：我立刻就私下里把头一年的工资增加到了一千二

百镑了。不过我没有向她透露;我有意加以隐瞒,以便让她感到意外。

一起回家的时候,我就仿佛喝醉了似的,赫斯丁一直讲着什么,我却一点儿也没听进去。他和我来到我的客厅时,就非常热烈地夸奖我那些各种各样的舒适家具和贵重物品,这才让我回过神来。

“让我在这儿逗留几分钟吧,我要看个清楚,太棒了!这几乎是个宫殿——名符其实的宫殿!其中一个人所能盼望拥有的,真是一应俱全,包括舒适的煤炉,还有晚饭早已准备妥了。亨利,这不仅仅让我清楚你何等阔气;这还让我透彻地看清楚我本人是何等穷困潦倒……我何等不幸,何等萎靡,何等束手无策,失败透了!”

真混蛋!这些话让我哆嗦个不停。他如此一讲,把我猛地惊醒了,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清楚自己站在一块半英寸厚的地壳上,脚下就是一个火山口。我以前根本就不清楚自己是在睡梦中——这就是说,不久前我还不让自己清楚这种形势;不过目前——哎呀!欠了不少钱,身无分文,一个令人疼惜的姑娘的命运到底如何,掌握在我手中,而我的前途却十分黑暗,仅有一份工资,还弄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啊,几乎是没有希望!啊,啊,啊!我几乎是不行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一点挽救的办法都没有!

“亨利,你每天挣的钱!如果你随便节省一些,就能够……”

“啊,我每天挣的钱!来,干了这杯热威士忌,鼓起勇气吧。我陪你喝了这一杯!啊,不行——你饿了;请坐……”

“我什么也不想吃;我感觉不到饿了。这几天,我几乎吃不下东西;不过我希望和你喝酒,直到喝得不省人事。来吧!”

“两个酒鬼,我一定坚持到底!准备妥了吗?我们就开始吧!好,劳埃德,我来调酒,你就说说你的经历吧。”

“我的经历?什么,重复一次吗?”

“重复一次?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啊，我是指你还想听一次吗？”

“我还想听一次？这可太奇怪了！别急，你不要再喝这种酒了。你喝了不合适。”

“什么，亨利？你将我惊呆了。我来这儿时，不是已经在路上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吗？”

“你？”

“对，我。”

“太不幸，我也没留意到。”

“亨利，这可太不应该了。实在让我伤心。你在公使那儿忙了些什么？”

这回我才清醒了过来，因此我就坦白地说了详情。

“我得到世界上最令人动心的姑娘！”

于是他猛地跑了过来，我们就彼此握手，用力地握了握，把手都捏疼了；我们走了三英里，途中他始终在述说他的经历，我却什么也没听进去，他也不生气。他原是个善良的人，目前他老老实实地坐下，又原原本本述说了一次。归纳起来。他的遭遇大概是这样：他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英国，本觉得自己碰上了一个来之不易的发财机会：他取得了“揽售权”，为高尔德和寇利扩展矿山计划的“勘测者”们兜售开采权，售价多于一百万元的部分都属于他。他曾尽其所能促销，只要他清楚的信息，他都利用过，所有光明正大的方法他都用过了。他全部积蓄几乎都用来写作了，不过从未找到一个资本家来投资，而他的“揽售权”在这个月末就到期了。一句话，他破产了。后来他猛地跳起来，高叫道：

“亨利，你可以救我！你可以救我，而且你是世界上仅有的可以帮助我的人。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你愿意干吗？”

“你想如何处理吧。直接说，朋友。”

“你给我一百万和我回家的路费，我将‘揽售权’出让给你！你可不要不同意，无论如何要答应我！”

我当时感到十分为难。我简直要随口说出：“劳埃德，我本人

也是身无分文呀——真是身无分文，而且还欠了钱！”不过我猛地想到了一个主意，我用力咬住牙，尽量安静下来，直到我仿佛一个资本家似的那么平静。接着我用买卖人的冷静神情说道：

“我绝不会坐视不管，劳埃德——”

“那么我就相当于获救了！上帝会永远保佑你！如果我有朝一日………”

“让我讲完吧，劳埃德。我决定助你一臂之力，不过不是那种方式；由于你用尽全力干了一场，还承担了诸多风险，那种方式对你太不公平了。我用不着买矿山；我能够让我的资金在伦敦这样的商业中心运转，用不着干那种买卖；我在这儿就总是如此干的；目前我有这样一个主意。那个矿山我当然非常了解；我明白它非凡的价值，无论什么人让我发誓我都毫不含糊。你放心以我的旗号去兜售，在两周之内就以三百万的价格卖掉，挣到的钱我们平分好了。”

你清楚吗，如果不是我把他弄倒，用绳子绑住他的话，他在一阵大喜中的手舞足蹈，几乎会将家具都弄散架，我那儿的所有物品都可能不复存在了。

于是他十分愉悦地倒在那儿，说道：

“我能够打你的旗号！你的旗号——太棒了！嗨，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扑过来，这些伦敦的大款们；他们会争相购买这份股权！我已经成功了，永远成功了，我会永远记住你！”

还不到一天的时间，伦敦就沸腾了！我每天都没什么事可干，仅仅是待在家中，向打听消息的客人们说：

“是的；是我让他要你们来向我打听的。我清楚这个人，也清楚这个矿。他的品质是无可挑剔的，那个矿的价值比他开出的价格要高出许多。”

与此同时，每个晚上我都到公使家去，不为别的，只是和波霞一起玩耍。我从不开口说哪怕是一点点有关矿山的事；我千方百计地隐藏着这个秘密，以便到时给她来个惊喜。我们聊天的范

围只在酬劳之内。酬劳和爱情是我们惟一的话题，此外别无其他。时而聊聊爱情，时而说说酬劳，有时爱情和酬劳成为共同话题。哎！我们的事得到了公使的太太和小姐的亲切关照，她们想尽办法让我们的相聚不被干扰，而且在公使面前没露一丝口风，公使对这个隐秘毫不知情，真称得上是费尽心机——她们如此厚待我，实在是伟大！

待到那个月即将过去之时，在伦敦银行我已经开了个一百万元的账户，赫斯丁的账户里的钱也跟这差不多。我坐着车子路过波特兰路的那所房子，此时的我衣着得体，光鲜照人，从所观察的情况看得出，那兄弟俩现在已经回来了。因而我赶忙来到公使家将我的宝贝接来，然后和她一起返回来，路途上一个劲地谈论有关酬劳的话题。她情绪很激动，还带着几分急不可待，这样的神色出现在她的脸上几乎让她美丽得无以伦比了。我说：

“亲爱的，就以你这美丽无比的面容，如果我要求的酬劳低于每年三千英镑，即便是少一个子都是不可饶恕的。”

“亨利，亨利，你可不要坑了我们呀！”

“你放心。你要做的就是表现出那种神态就可以了，有我操劳一切。肯定会一帆风顺的。”

最后是在路途中，我不时地鼓励她，让她充满信心。她总是规劝我胆子别太大了。她说：

“啊，你不要忘了，如果我们提出的条件太高，就可能会一点酬劳也没有，最后把我们搞得境况悲惨，不能生存，那样将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还是那个仆人将我们领进了屋，不出我所料，两位老先生都在。他们瞧见和我一起进来的天使，自然是惊讶万分，但是我说：

“没什么惊讶的，先生们，她是我将来的妻子和好帮手。”

接着我向他们引荐了她，而且以他们的名字称呼他们。这没让他们觉得有何奇怪之处，由于他们清楚我一定会去查姓名住址簿的。他们请我落座，以很尊重的态度对我，还非常热情地让

她不要拘谨，想尽方法让她感觉自由亲切些。接着我说：

“先生们，我要开始汇报情况了。”

“我们洗耳恭听，”我那位先生说道，“到这个时候我们和我哥哥亚培尔之间的赌局能够见分晓了。如果你让我获胜，在我任命权范围内的无论什么职位你都可以拥有。那张一百万镑的钞票还留在你那儿吗？”

“是的，先生。”我立刻将它取出并还给他。

“我胜利了！”他大叫着，并且在亚培尔的背部拍了拍，“这会儿你有何感慨呢，哥哥？”

“我承认他真的挺过了这么久，我认输，赔你两万英镑。这事原本我认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的。”

“除此之外，我还有别的事要汇报，”我说，“说来话长，恳请你们让我以后再来，到时再将我在这三十天内所经历的事毫无遗漏地讲给你们听。我可以确定那是很有趣，值得一听哟。现在希望你们先瞧瞧这东西。”

“啊，天呀！二十万镑存款的账户！这是你的财产吗？”

“没错，我用你提供给我的那笔数目不大的钱款，适当地周转了一个月挣得的这些钱。我所做的只是用它去买一些小玩意，让别人将它找开。”

“嗨，实在是高明！真的难以置信，伙计！”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等有空我可以将这事的前前后后说清楚的。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呀。”

然而这会儿最为震惊的应属波霞了。她双眼瞪得圆圆的，说道：

“亨利，说实话，那些钱的的确确归你所有吗？你不是在说假话骗我吧？”

“亲爱的，我承认我的确对你说过假话。但是我清楚你肯定会谅解我的。”

她将嘴唇嘟起，形成了个半圆，说道：

“你可不要太自信了。说你是个顽皮的家伙一点不假——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说假话骗我。”

“哦，宝贝，没多久你就不记得它了，放心，用不了多久，这只是开开心罢了，你了解了吧。行了，我们离开吧。”

“等会儿，等会儿！你没忘了那个职位吧。我答应过的为你谋一个职位。”那位先生说。

“啊，对此我万分感谢，”我说，“然而目前我的确不想得到什么职位了。”

“在我任命权范围内，随你的意选一个最好最有利的职位。”

“不胜感谢，我打心眼里感激您，承蒙你的好意，但我现在无论是怎样好的职位都不打算要了。”

“亨利，我实在为你感到不好意思。你真的是丝毫也不领这位老先生的情。让我为您向他表示一下感激吧。”

“没问题，亲爱的，如果你可以做得更出色的话。就瞧你如何运用你的本事吧。”

她朝那位老先生走去，在他的怀里坐下，并且用胳膊搂住老先生的脖子，在他的嘴唇上亲吻着。因此那两位老先生开怀大笑，而我却被弄糊涂了，甚至可称得上是目瞪口呆了。波霞说：

“爸爸，他声称在你任命权范围内哪种职位都不打算要，我感觉很不好受，就仿佛是……”

“宝贝，他居然是你的爸爸呀！”我大叫道。

“是的，他是我继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亲爱的、无人可比的爸爸。那天在公使家中，你那时还不清楚我的家庭背景时，你对我说起爸爸和亚尔培伯伯的游戏是怎样让你苦恼和焦躁不安，我听过之后竟然笑出来的原因，这会儿你该了解了吧？”

如此一来，我自然是不敢再玩什么把戏，一五一十地将事情从头到尾地讲出来。我接着直截了当地说：

“哦，最让人尊敬的先生，如今我要放弃我前不久的所说的那句话。要是你真的有一个职位让人去干，那么我的条件刚好符

合。”

“什么职位呢？”

“女婿。”

“行了，行了，行了！但是你要清楚，因为你根本就没做过这份活，那你肯定是无专长可言了，这也刚好同我们合同的要求相符，因而……”

“请让我尝试一下吧——啊，请务必满足我的愿望，我恳求您！我想试上它三四十年就可以了，要是……”

“行了，就如此定下吧，你提出的条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让她和你一起走吧。”

想知道我们俩是不是幸福？就是将一整本大辞典翻烂了也无法找合适的词来描述它。只过了一两天，整个伦敦的人都轰动了，他们都了解了我在那三十天之中用那张百万英镑的钞票所做的每一件事，外加这事的前因后果，总之大家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人们是不是都为此议论纷纷，特别高兴呢？答案是肯定的。

那张帮了大忙的、性情爽快的大钞票被我那亲爱的波霞的父亲又送回英国格兰银行换成了现金。接着银行又在它的身上加上了注销的大印，以它做礼物赠送给他，而他又在我们的结婚典礼上将它转送给我们。从那之后，这张钞票就被装进了镜框，始终被安置在我们家中最令人敬重的地方。是它为我引来了我的波霞。如果没有它，我不会在伦敦停留，也不可能在公使家中出现，压根儿就没机会与她相见。因此我总是说：“真的，那真真切切是一张一百万镑的钞票，绝无虚假。然而它这一生中除了只用过一次外，没买过任何物品，而这回却仅仅用了那个物品总值的十分之一的钱就将它买到手了。”